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鼓掌絕塵  
第三十二回 腐頭巾攔路說人情 醉典史私衙通賄賂

詩：世態炎涼朝夕非，黃金交結總成虛。  
有恩還向恩中報，無義何須義上培。  
人情薄似三春雪，世事紛如一局棋。  
緬想醉翁亭在否？至今遺得口中碑。

卻說楊員外到了天明，不見張秀起來，那裡知他先已走去，還只道睡熟未醒。拿了一碗薑湯，殷懃勸飲，推進房門。四下一看，那裡見個張秀？只見兩扇窗子丟在地上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有這樣事，終不然悄悄不別而行去了？」再把皮匣開來，仔細一看，單單只剩得兩本賬簿，銀子都沒有了。便歎一口氣道：「古人云『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』，果然不差！我到好意憐憫他貧苦，與他幾件衣服換了，又留在此歇宿一夜，怎知恩將仇報，反把我三百兩生錢盡皆拿去，將我一片熱腸化為冰雪。若是呈告官司，緝獲起來，恐那孩兒又埋怨我老人家惹這樣閒氣。」只索含忍不提。

卻說那兩個在李媽媽家拿銀子去的。你道是什麼人？一個叫做方幫，一個叫做李篋。原是終日在那些娼妓人家串進串出趁水錢吃閒飯的白日鬼。你看他兩個，拿了這幾錠銀子，一路商量計較。李篋道：「哥哥，我和你兩個在娼家走了半世，眼睛裡見過了多少公子王孫，幾曾有這樣一個撒漫使錢的，一口氣拿出二百兩銀子，這個定是楊員外家的子姪。我們如今也不要管他甚麼生錢不生錢，且把這三錠拿來，和你八刀了。只將一錠竟到縣中，連那李媽兒一齊首告，說印私和人命，現有真贓為證。那時他們各自要保守身家，自然上鉤來買囑我們，卻不是一舉兩得，也強如做一場大的買賣，你道如何？」方幫道：「說得有理！說得有理！兄弟只把兩錠和你先分，將一錠去首官，再把這一錠出些銀水，留做衙門使用便了。」李篋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。事不宜遲，快與你到縣前去。」方幫道：「兄弟，還有一件熟商量，這還是你嘴舌停當，倒要你去當官出首。」李篋道：「哥哥又來說得沒搭撤，終不然坐在家裡，那銀子肯滾進門來？」方幫道：「我就去！我就去！」他兩個急忙一齊走到縣前。

恰是巳牌時分，正值知縣坐堂。李篋在大門外連聲喊叫：「出首私和人命！」你看，霎時間縣門上圍了百十餘人。你也來問一問，我也來問一問。李篋只不回答，止是喊叫。好笑這方幫，原來平日只好私下出頭，說起見官，便有些害怕。看見李篋不住叫喊，恐怕到官干係自身，就往人隊裡先鑽了回家。知縣便問皂隸：「看是甚麼人喧嚷？快拿進來！」那皂隸走出大門，一把扭了李篋，竟到堂上跪下。李篋道：「爺爺，小的出首私和人命。」知縣道：「人命關天，豈容輕息！問你兇身是甚麼人？苦主是甚麼人？」這果然是李篋嘴舌停當，那裡曉得張秀姓名，又不敢支吾答應，便想到那錠銀子上去，隨口答應道：「爺爺，苦主是李氏，兇身叫做楊一。」知縣道：「私和人命，事關鄭重，有甚作證麼？」李篋正要說合方幫是個干證，回頭一看，那裡曉得他先鑽過了，便向袖中取出那錠銀子，道：「爺爺，這錠銀子是楊一行使的真贓，望爺爺龍目電察。」原來那知縣是個納貢出身，自到任來不曾行得一件好事，只要剝虐下民。看他接過這錠銀子，就如見血的蒼蠅，兩眼通紅，哪裡坐得穩？走出公位，站在那滴水中間，問道：「你這首人，叫做甚麼名字，快說上來！」李篋便改口道：「小的叫李元。」那知縣喚過公差，把硃筆標在臂上：「速押首人李元，立刻拘拿私和人命犯人楊一，犯婦李氏，赴審勿違！」

李篋同了公差，先去扣方幫門，他妻子回說：「適才走得回來，偶患頭疼，還睡倒在床上哩！」李篋本要回他幾句，見公差在旁，便不開口，竟到李媽媽家。只見那李媽媽淚紛紛的看著他，張秀眼巴巴的望著天，忽見他兩個走到，心中打上一個咯噔。連那李媽媽，丈二的和尚摸頭不著，也不知甚麼勢頭，便扯過李篋問道：「銀子的根腳訪著了麼？」李篋大叫道：「你們私和人命，贓銀都在當官，這潑賤還不知死活！且看臂上是甚麼東西？」張秀看了，驚得魂不附體，目定口呆，止不住嚎啕大哭。那公差不由分說，竟把張秀、李媽兩個，扭了便走，一齊扭到縣前。紛紛來看的人，不計其數。有說是捉奸的，有說是送忤逆的。那張秀兩件衣服，都被大門上的人剝得精光，只穿得一個舊白布衫，把兩錠銀子緊緊的在褲腰裡。曲著身，熬著冷，仍舊是昨日的窮模樣。

恰好知縣此時還未退堂，公差把他三人一齊帶上。知縣看見張秀，心中十分疑慮，便問李篋道：「這就是兇犯麼？」李篋滿口答應道：「爺爺，他正是兇身。」知縣又把張秀看了兩眼，暗想道：「這樣一個窮人，怎得有那一錠銀子？」便喚道：「叫楊一上來審問！」張秀答應不來，道：「爺爺，少的叫做張秀，並不叫做楊一。」知縣聽說，一發疑惑起來。便對公差罵道：「這奴才好大膽，一件人命重情，老爺水也不曾沾著一口，你就得了他許多贓，賣放了正犯，把這一個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的來當官搪塞！」喝聲：「打！」倒把公差打了四十，叫把這張秀快趕出去！張秀聽說聲「趕！」磕個頭就往縣門外一跑，不知去向。知縣道：「速拿正犯來便罷，不然每人各打四十！」

這公差也是晦氣，一步一拐走出大門，和李篋商量道：「怎麼好？如今那裡去尋個正犯還他？」李篋道：「只是難為了你我。今有個計策在此，適才那錠銀子上鑿著楊亨姓名，我們再同進去，當官稟一稟，拘那楊亨來頂缸，卻不是好。」公差道：「說得有理！火燒眉毛，且救眼下。」二人商量停當，同了李媽媽，徑到縣堂上。知縣道：「正犯在那裡？」李篋道：「爺爺，那張秀原是楊一家僱請的，爺爺要拿正犯，只求再出鈞牌，去拘他家長，楊亨身上著落就有楊一。」知縣聽說個「楊亨」，便想得起他是縣中一個有名巨富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就要思量起發他一塊兒。便喚原差過來，標臂「速拘楊亨聽審」六字。一壁廂又委典史官相驗屍首報傷。

卻說那原差及李篋，竟到楊員外家。只見那楊員外。正在憂鬱之際。見他二人走到，回嗔作喜道：「二位何來？」公差道：「本縣老爺，特著相請老員外，這臂上硃筆標的就是大名。」你看那老人家，終久慣練世務，目不變睛，臉不改色，從從容容地問道：「二位見教，老朽一時不明，有事還請進草堂細講一講。」便叫家僮，快治酒飯相待。公差便與李篋，同進草堂坐下。酒至數巡，楊員外袖中取出五兩一錠雪花銀子，送與公差。公差看了，假意推卻道：「這個怎麼好收？」楊員外道：「二位若不嫌少，權且收下，老朽還有一言奉瀆。」公差只得收了。楊員外道：「二位大哥，老朽祖居在此二百餘年，屢遭德行，極是個善良人家。止有一個孩兒，年不滿二十歲，日夜不出門庭。苦攻書史從來不肯占人半分便宜，做一件非為的事。不知縣主老爺，今日拘我老朽，有何公幹？」那衙門裡人走到人家，不論貧富，先有一個人門訣覈，驚嚇一番，才起發得錢鈔出來。這公差見楊員外先送出銀子，然後講話，曉得他是在行的。便對他實說道：「老員外，自古道：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。宅上有個後生叫做楊一，又名張秀，不知是老員外家中甚麼人？昨夜三更時分，走到村中李媽媽家去嫖。那李媽媽因女兒有客不留，他便一時怒髮，打進大門，把他女兒立時兩腳踢死。李媽媽連夜要到官司討命，他見勢不好，就向身邊取出五十兩一錠銀子，要與李媽媽私和。這一位李元在一旁看見，拿住贓銀，當官出首。適承縣主老爺鈞命，只要老員外去討個正犯下落。」那楊員外起初聽說個張秀，就有十分疑惑，後來又見說個五十兩一錠銀子，曉得決然是他。便推托道：「老朽家中，並沒有個什麼楊一和甚麼張秀，怎麼好教老朽當官承認？」公差道：「本縣太爺只圖那錠贓銀上鑿著大名，故此要拘老員外去。」楊員外道：「這一件事，雖然不致著我償命，卻也要費些唇舌。」便問：「公差大哥，這事如何分解？」公差笑道：「老員外，你這樣財主人家，莫說是干連人命，便活活打死一個人在這裡，也不用著忙。依我愚見，這時候四爺已去相驗過了，你明日央幾個秀才，拿了手本，先去當堂見他一見，你曉得我們老爺，一味朦朧，又是不肯做清官的，再將百十兩銀子，托一個心腹衙役，著肉一塞，強如去討人情。不是一件天大事情，脫得乾乾淨淨？」楊員外勉強笑道：「大哥見教有理。」吩咐家僮，再暖酒來。二人就走起身，作別先去。

那楊員外事到燃眉，出於無奈，只得喚出孩兒，把前事細說一遍，商量明早要尋幾個秀才出官。孩兒道：「爹爹，你是老年人，且放開心緒！村中有幾個秀才，都是先生日常間相處的好朋友。只要今晚著人先去送下請帖，明早一齊來了。」楊員外當晚便

著人先去接下。

卻說那些秀才，個個都是酸丁。原在各處鄉村，訓蒙糊口的，因到冬盡，都歇館在家過年。聽說楊員外家要接去出官，個個應承。次日，未到天明，老成的，後生的，欣欣然來了二三十。有頭巾的沒了藍衫，有藍衫的沒了皂靴。楊員外見了，也不嫌多。就齊整先治酒餚款待，各送輻金五錢，再把事情細說一遍。事妥回來，每位再謝白金二兩，白米三石。眾人聽說，欣然齊到縣前，都會集在公館裡。那公館原是縣官見賓客的所在。只聽得亂紛紛有說多寫手本的，也有說守用口裏的。那管門皂隸看見，把他眾人一齊推出。恰好知縣遠遠拜客回來，你看那些秀才，急急忙忙的跑，趕的趕，一齊簇擁上前，圍住轎子，把手本亂遞。知縣問道：「這些生員，為著甚事？」眾人道：「生員是為保良民楊亨的。」知縣聽得說保楊亨，思量自己一釐尚未到手，難道就肯干休罷了？便著惱起來，把手本劈面丟去，厲聲怒罵道：「你這些無恥生員！朝廷與你這頂頭巾，教你們去習個進路，難道是與你們攬公事，換酒肉吃的？況且如今宗師歲考在邇，還不思量去早早著緊攻書，終日纏官擾民，今日是手本，明日是呈子，興訟也是你們，息論也是你們。莫說我做官的竟沒個主張，就是孔仲尼的體面，也不替他存些！」喝聲：「快快趕去！」你看那些小膽的，恐怕千條前程，遠遠先退去了。有幾個老年的，拼著這頂頭巾，一心只是想著楊員外的二兩銀子，三石白米，緊緊扯住著知縣的員領，只叫：「求老父母開恩！」知縣被他纏擾不過，只得勉強應承，收下手本，方才散去。

那知縣回到堂上，只見典史親自上堂送遞屍單，看了知縣氣衝衝的，便問道：「堂尊緣何著惱？」知縣便把楊亨央系員扳轎子的事，細說一遍。典史搖頭道：「說起那些生員，真個癩賴。莫說是堂尊，就是典史衙內，日日被他吵吵鬧鬧，纏擾不過。這是楊亨那刁民的詭計。終不然大大一椿人命，可是央得這幾個小小生員，講得人情，也必先來盡堂尊一個禮才是！」那知縣聽見典史說來正合心竅，便道：「那楊亨雖是個財主，就有許多大，難道不伏本縣拘喚的？也罷，我敢勞你去親提他來。」那典史聽說委他親提，辭了知縣，帶領從人便走。

卻說那些秀才，回見楊員外，你也誇逞，我也誇帶，各自要表慇懃。楊員外道：「多承列位盛情，得與老朽鳴此冤抑。事畢另當重酬。」吩咐快備午飯，先暖些酒出來，御一禦寒。家僮連忙整治。楊員外正在堂前陪那些秀才飲酒，只聽得門外遠遠喝道聲來，鬧嚷嚷的說：「休放走了楊亨！」正開門，那典史便下了馬，搖搖擺擺竟到堂前坐下。這楊員外此時也覺心慌。內中有兩個在行的秀才，吩咐跟隨從人，俱出去伺候。掩上大門，獨留典史。便與楊員外計議，整整齊齊重治酒餚。不想這典史又是個好酒的，聽說個酒字，竟把親提楊亨一件公事，撇在東洋大海，與那些生員，逐個個見禮，上下分席而坐。楊員外吩咐開了陳年香雪酒，你看：

眾生員一個個齊來勸飲，這典史逐杯杯到口便吞。斟一盞，飲一盞，那等得催花擊鼓；你一巡，我一巡，說甚麼甕盡杯乾。頃刻間，醉魔來搖頭咬齒；霎時節，酒興至意亂心迷。也不管烏紗斜戴，也不管角帶橫拖。雖不是狠判官執筆行頭，恰便是怒鍾馗脫靴模樣。

你看那些生員，落得官路當人情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霎時間把一個清清白白的典史，灌得糊湖塗塗。楊員外又去取了兩個元寶送上。這典史接在手，把眼睛睜了一睜，認得是兩個元寶，便笑吟吟對眾生員道：「這個學生怎麼好受，待學生還轉送到堂尊那去吧。」眾生員曉得是替知縣開門路的說話，便又扯過楊員外計議，取出二百兩來，送與典史道：「這二百兩煩老父母送上堂尊，把舍親事體周支一周支。」典史欣欣然把自家兩個元寶先藏在右手袖裡，兩把送堂尊二百兩，收在左手袖裡，作別上馬，竟回衙內。放了那一百兩頭，便將那二百兩送與知縣。心中思忖道：「青天白日，送將進去，豈不昭彰耳目？且等到黃昏，悄悄送進私衙裡去吧。」他就除了官帶，呼呼的直睡到更盡方醒。

那知縣正在衙裡思想：「典史去了一日，不見回報。」只見那典史，還是醉醺醺的，拿了四個元寶，輕輕走到私衙門首，把梆亂敲了幾下，值宿的連忙走來，看見是四爺，便傳進私衙，知縣道：「悄悄的，快請進來相見。」這典史扶牆摸壁，哪裡站得穩，兩隻腳就是寫「之」字的一般。見了知縣，送上元寶，只管作揖。把楊亨兩字口中念了又念，啣啣唔唔，再也不知講些什麼。知縣曉得這銀子是楊亨的來頭，恐怕洩漏風聲，向袖中一縮，竟不問起一句，便著家僮扶回衙去。